

蘇聯國家與法權歷史參考資料

準備和實現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及蘇維埃國家與法權的創立

[一]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蘇聯國家與法權歷史參考資料

準備和實現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及蘇維埃國家與法權的創立

[一]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與法權歷史教研室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目 錄

關於蘇聯各學校教授本國歷史問題（摘自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底決議）	一
錄自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的決定	一
斯大林、日丹諾夫、基洛夫對於蘇聯歷史教科書提綱底一些意見	五
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諾夫關於近代史教科書綱要的意見	八
蘇聯政府徵獎委員會關於爲中學三、四年級用的蘇聯歷史優等教科書評定的決議	一
布爾什維克必須奪取政權（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彼得格勒委員會與莫斯科委員會書）	一
尼·列寧·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在巴庫蘇維埃慶祝大會上的報告	一
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年（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在巴庫蘇維埃慶祝大會上的報告）	一
斯大林·二三告人民書	一
關於成立工農政府（第二屆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經農民蘇維埃代表參加〕決議）（摘要）	三三
俄國各民族權利宣言	三六
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第三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	三七
關於法院（命令第一號）（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四四
關於法院（命令第二號）（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命令——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摘要）	四七
關於法院（命令第三號）（人民委員會命令——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四五
關於革命法庭和它的成員，應轄案件與應科刑罰以及開庭程序（司法人民委員部訓令——一九一	五四

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五七

關於出版物革命法庭(人民委員會命令——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摘要)

六一

關於革命法庭(人民委員會命令——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

六三

關於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附設革命法庭(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命令——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六五

關於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附設上訴庭及對於革命法庭刑事判決的上訴程序(全俄中央

執行委員會命令——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五月二十九日〕)

六七

廢止前此所頒佈的關於革命法庭的一切通令(司法人民委員部決議——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六日)

六九

關於地方人民法院的組織及活動(規則)(司法人民委員部決議——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七〇

關於投機行爲(人民委員會命令——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八六

一九一八年蘇俄憲法(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第五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一九

八九

一八年七月十日會議通過)

關於蘇聯各學校教授本國歷史問題

——摘自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底決議

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認為蘇聯各學校中底歷史教授作得不能滿意。教科書及教授本身，都帶着抽象的和公式的性質，提供給學生們一些社會經濟形態的抽象定義，而不用生動有趣的方式和依照年代的次序，講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實，以及歷史人物的特點等以教授本國史；這樣，就以抽象的社會學的規式，代替了本國歷史之有系統的講述。

按照歷史年代的次序講述歷史事件，且使學生必須牢固地記憶着一些重要的歷史現象、歷史人物和年代月日等，這是學生們能够切實領悟歷史課程之決定的條件。只有這樣的歷史教程，才能保證學生們所必需的歷史教材之易於理解性、明確性和具體性，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正確的分析和正確的總結歷史事件（這都是使學生對歷史走向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才有可能。

（選自「論寫歷史」，華北大學一九四九年版）

錄自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的決定

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認為蘇聯各學校裏本國歷史教學的適當方法，具有重要的意義，還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它們就通過和宣佈了著名的「關於蘇聯各學校中教授本國歷史」的決議。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在這個決議上，曾指出蘇聯各學校裏歷史教授的方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認為歷史教程和教授本身底主要缺點，乃是它們的抽象的和死板的性質：

「提供給學生們一些社會經濟形態的抽象定義，而不用生動有趣的方式和按照年代的次序，講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實，以及歷史人物的特點等以教授本國史；這樣，就以抽象的社會學的規式，代替了本國歷史之有系統的講述。」

人民委員會及中央會這樣指示：

「按照歷史年代的次序講述歷史事件，且使學生必須牢固地記憶着一些重要的歷史現象、歷史人物和年代月日等，這是學生們能够切實領悟歷史課程之決定的條件。只有這樣的歷史教程，才能保證學生們所必需的歷史教材之易於理解性、明確性和具體性，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正確的分析和正確的總結歷史事件（這都是使學生對歷史走向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才有可能。」

適應着這個決議，曾經決定要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以前，準備好歷史的新教程：

- (一) 古代史；
- (二) 中世紀史；
- (三) 近代史；
- (四) 蘇聯歷史；

(五) 附屬國和殖民地國度的近代史。

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決定組織五個小組並批准這些小組的人員成分。

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聯共（布）中央和蘇聯人民委員會，對於小學和初中教授蘇聯歷史的初步課程問題曾作了決定，並且組織了編著蘇聯歷史初步教科書的小組。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四日，聯共（布）中央和蘇聯人民委員會，接受了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諾夫等同志關於蘇聯歷史和近代史等新教科書的兩個綱要所提出的意見。

在這些意見書裏，曾對該兩個綱要作了切實的分析和嚴格的批評，並同時指出蘇聯歷史綱要的編著特別不能令人滿意，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蘇聯歷史綱要充滿着大量非科學的、盲目的判斷；當編著教科書時，「應該是每一個字和每一個定義都不苟且的」，而該提綱却帶有特別不可容許的不整潔性。近代史教科書綱要，同樣也帶着重大的缺點，雖然是較少一些。

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諾夫等同志的意見，徹底指出應在那個方面改造綱要和所準備的教科書。然而，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不得不認為現在提交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審查的歷史教科書，

大部分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它們仍然是重複了以上所指出的那些缺點。萬哪格教授領導的小組所編著的蘇聯歷史教科書，是特別不能令人滿意，而敏茨和洛仁斯基領導的小組所編著的小學蘇聯歷史初步教科書，也同樣不能令人滿意。以上所指的那些教科書底編著者，繼續堅持那已不止一次被黨所揭穿了的、並且顯然是不可靠的歷史判斷和定則——在其基礎上都帶有相當的包克洛夫斯基的錯誤；由於這一事實，人民委員會和中央不能不估計到，這是我們的歷史家中，特別是蘇聯歷史家某部分中，根深蒂固之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而在實質上是對歷史科學的取消主義的和反科學的觀點之明證。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着重指出這些取消歷史、即取消科學的有害傾向和企圖，首先就和我們的某些歷史家中間所傳播之錯誤的歷史觀點——即所謂「包克洛夫斯基的歷史學派」所屬有的觀點相聯繫着。人民委員會和中央指出，克服這些有害觀點的任務，就是對於編製歷史教科書，同樣也是對於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科學和提高蘇聯的歷史教育之先決條件，這對於我們國家和我黨底事業，並對於教育那成長着的後輩，都有極重要的意義。

因此，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決定組織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的聯合委員會，來審查和根本改造，而必要時，並且改編已經寫起的歷史教科書。這個委員會有權利組織審查個別教科書的小組，有權利宣佈教科書的懸賞徵求，以資代替委員會所認為必須根本改編的那些教科書。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並且決定在刊物上公佈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諾夫等同志的意見及其它關於這一問題的材料。（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真理報」）

（選自「論寫歷史」，華北大學一九四九年版）

斯大林、日丹諾夫、基洛夫

對於蘇聯歷史教科書提綱底一些意見

萬哪格小組未完成任務，並且連任務之本身也未了解。它編著了俄羅斯歷史的綱要，而不是蘇聯歷史的綱要，即為俄羅斯人歷史的綱要而不是加入蘇聯人民的歷史（未指出烏克蘭，白俄羅斯，芬蘭及其他波羅的海沿岸各民族的，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各民族的，中亞細亞和遠東各民族的以及伏爾加河流域和北部各民族的——韃靼人，巴什基爾人，摩爾達維亞人，秋瓦式人及其他等民族的歷史材料）。

在綱要上未曾指出俄國沙皇主義協同俄國資產階級與地主去進行併吞和殖民地化的作用（「沙皇主義是各民族的監獄」）。

在綱要上未指出自葉茄吉林娜時代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及以後的俄國沙皇制度之反革命作用（「沙皇主義是國際憲兵」）。

在綱要上，把封建制度和封建制度前的時期（那時農民還未被變為農奴），把國家的專制政體和封建政體（那時俄羅斯還是分裂為許多獨立的半國家）都混淆起來。

在綱要上把反動和反革命，把「一般的」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都混為一談。

在綱要上未指出被沙皇主義所征服的俄國各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之條件和根源，於是乎，十月革命——把這些民族從民族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革命，成爲未曾說明的了，同樣，蘇聯之建立也成爲未曾說明的了。

綱要裏充滿了各種陳腐的、五花八門的斷語，如像：「尼古拉第一的警察恐怖」，「拉辛黨徒」和「布加喬夫黨徒」，「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地主反革命之進攻」，「產業革命之初步」，「沙皇主義和資產階級向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作鬥爭的最初步驟」等等。綱要的作者盲目地照抄舊資產階級歷史家之陳腐了的和完全非科學的各種定義，同時他們忘記他們應該供獻我們的青年以馬克思主義的，有科學根據的判斷。

綱要未反映出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對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運動的作用和影響。綱要的作者顯然是忘記了，俄國革命家認爲自己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著名鼻祖之學生和繼承者。

在綱要上未指出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源，和沙皇主義——西歐帝國主義列強的後備軍——在這個戰爭中的作用，同樣也未指明俄國沙皇制度和俄國資本主義對於西歐資本之依賴作用，因此，十月革命之作爲俄羅斯解放者（把俄國從半殖民地狀況之下解放出來）的意義，成爲未曾說明的了。

在綱要上未講到在世界大戰前夜整個歐洲政治危機的存在（這危機表現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國會制之沒落），因此，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來，蘇維埃是無產階級民主的擔負者和工農解放的機關底那種意義，就成爲未曾說明的了。

在綱要上未講到執政的蘇聯共產黨內之派別鬥爭，以及對於托洛茨基主義，即對於小資產階級反革命的表現之鬥爭。

諸如此類。

一般地應該說，綱要編得極端不整潔，並且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文字上也不甚通順。

我們尙且不講綱要的體裁的不正確，也不講「字眼」的玩弄，例如，把假德米特里稱作「被稱的」德米特里，又如，「十八世紀老封建主之勝利」（可是，並不知道「新的」封建主到何處去了，而且又怎樣表現了自己，倘使他們在這個時期一般是存在過的話）等等。

我們認為，按照以上所指出的原則的精神去根本改編提綱是必要的，同時應該估計到，所要編著的是教科書（在這裏，應該周密地考慮到每個字和每個斷語），而不是不負責的雜誌的文章（在那裏可以隨便亂講一切，自己毫不感到責任心）。

我們需要這樣的蘇聯歷史教科書，在這本書裏，大俄羅斯人歷史不與蘇聯其他民族的歷史相分離，這是第一。在那裏蘇聯各民族歷史也不與整個歐洲歷史相分離，並且一般的也不與世界歷史相分離，這是第二。（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

（選自「論寫歷史」，華北大學一九四九年版）

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諾夫

關於近代史教科書綱要的意見

由於近代史的本身，是最富於內容的、充滿了事變的，並且由於在各資產階級國度的近代史中（如果說俄國十月革命以前的時期），最主要的是法國革命的勝利以及資本主義在歐洲和美洲之確立，所以我們認爲，如果近代史教科書從法國革命那章開始，是比較好的。爲着同以前的事件聯繫起來，可以在前面加上一章不太長的引言，簡要地敘述荷蘭革命和英國革命的主要事件；而把荷蘭革命和英國革命事件的詳細講述，放在中期歷史教科書之末尾。

因而我們建議，把第一部分（共六章），即所謂第一篇的全部，從綱要中刪去，用簡要的引言來代替它。

我們認爲，綱要之主要缺點，就是它不够尖銳地強調法國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差別和相反的全部深刻性。近代史教科書的主要軸心，正應該是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相反底這一思想。應該指出法國的（以及一切其他的）資產階級革命，把人民從封建制度和絕對主義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但又給他們加上新的枷鎖——資本主義的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枷鎖，而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則粉碎了一切的和任何的枷鎖，並把人民從一切形式的剝削之下解放出

來——近代史的主要線索應在於此。

所以，不能容許把法國革命簡單地稱作「大革命」，而應該把它稱為和解釋為資產階級革命。同樣，也不可以把我們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簡短地稱為十月革命，而應該把它稱為和解釋為社會主義革命、蘇維埃革命。

應該適應於這點而改編近代史教科書的綱要而且也要選擇一些適當的斷語和詞句。

我們認為，綱要上把近代史分為兩部分是沒有充分理由的和偶然的，是根據某種不可解的表誌而產生的，我們認為把近代史分成三部分，是適當的：

第一部分——自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到普法之戰和巴黎公社（不包括在內），這是資本主義在先進國度裏之勝利和確立之時期。

第二部分——自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到俄國十月革命之勝利和帝國主義戰爭之結束（包括在內）。

這是資本主義開始沒落的時期，是從巴黎公社方面給資本主義以第一個打擊，舊的「自由的」資本主義轉變到帝國主義以及十月革命的力量在蘇聯推翻了資本主義的時期，而十月革命則在人類史開闢了新紀元。

第三部分——自一九一八年（戰爭結束的年分）至一九三四年（戰後）。這是各資本主義國度之戰後帝國主義的時期，是這些國度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的時期，一方面是法西斯主義以及為殖民地和勢力範圍而加劇鬥爭的時期，另一方面是蘇聯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的時期，是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開始，是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建設的時期，是根絕資本主義最後殘餘的時期，是蘇

聯社會主義工業之勝利和高漲、社會主義在農村中之勝利、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之勝利的時期。我們認為綱要之著者把歷史在一九二三年中斷了乃是一個大錯誤，應該改正這個錯誤，應該將歷史寫到一九三四年末。要適應着這點而進行材料、篇、章和節目之改編與從新分配。

最好是能够使綱要除去那些陳舊的腐朽的辭句，如「舊制度」，「新制度」等。較好地是使用「資本主義前的制度」一語去代替它，如使用「絕對主義封建主義的制度」則更好；再則要以「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制度」去代替「新制度」。在這樣變更時，所謂「新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在與蘇聯的蘇維埃制度（它是人類社會制度的最高形式）比較之下，已將顯露出其為舊制度了。使綱要不用過多的「時代」那種字樣，就如「臨時執政府時代」，「拿破崙時代」，「執政府時代」——時代不也太多了麼？

我們認為，綱要中給予殖民地問題以極少的地位，也是不對的。至若對於喬治·贊德，世本格列爾，基普林等輩用了儘多的注意力，而對於殖民地問題和殖民地狀況，例如，在這樣的國度，好像中國，注意的却太少了。

倘使把「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統一」一語改用「德意志和意大利從新統一為獨立國家」一語是好的。不然，可以得到這樣的印象：如像這上面所講的，不是把以前像德意志和意大利那樣分裂的國家從新統一起來並為之而進行鬥爭的問題，而是關於這兩個國家統一為一個國家的問題。

總之，近代史綱要，依我們的意見，是比蘇聯歷史提綱編製的較為通順，但是在這個綱要中仍然有很多荒唐無稽之處。

（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

（選自「論寫歷史」，華北大學一九四九年版）

蘇聯政府徵獎委員會關於

爲中學三、四年級用的蘇聯歷史優等教科書評定的決議

爲中學三、四年級用的蘇聯歷史優等教科書徵獎評定委員會，認爲拿來應徵的四十六部教科書之中，許多課本已經擺脫了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關於蘇聯各學校教授本國史的決議」中所斥責的歷史教科書的舊形式。在這些教科書裏，雖然還有其許多缺點，但在歷史事件的敘述中是遵守着年代的順序，作出最重要的歷史現象之描寫，作出主要的年代日期之列舉和指出歷史上顯著人物的鑑定，以代替了抽象的社會學的公式。

徵獎評定委員會指出這一事實，是歷史科學陣線上的成績，同時委員會要使歷史科學人員注意在這些教科書上還存在有許多一般的缺點，這些缺點，無論在將來研究蘇聯歷史的工作上，無論在學校裏教授歷史方面，都是應該被除去的。

一、當在描寫蘇聯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時，許多教科書的編著者模糊了這一事實——即在取得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政權轉於蘇維埃，蘇維埃政權是勝利了。編著者把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底歷史事件描寫成這樣，使得給予學生們的頭腦以不正確的思想，說蘇聯的國家政權好像是直接由共產黨實施的，成爲蘇聯政治基礎的蘇維埃的作用，被模糊起來。聯共（布）黨作爲勞動羣衆的先鋒部隊和勞動

羣衆組織的領導中心底那種作用被歪曲了。由於推翻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以及取得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果，蘇維埃如何成長起來和鞏固起來，這點是沒有講到的。蘇維埃被編著者當然解釋爲與職工會、青年團和兒童團平列的許多組織之一。

二、著者用那在好些頁上充滿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類的長冗空談（從這些空談裏，學生得不到一般地究竟什麼是憲法之任何概念）以代替對於憲法上某些要點之說明（這些要點學生們是應該知道的，並且蘇聯歷史的全部敘述是應使他們有準備去領悟這些要點的），這是完全不能容許的。

許多著者在敘述「蘇聯憲法」的時候，忘記提及勞動人民代表的蘇維埃，乃是蘇聯的政治基礎，或者竟不會提到，根據憲法，蘇維埃選舉將不僅依據普選而舉行，並且是依據平等的和直接的選舉制，用秘密投票法來舉行的。

三、教科書許多著者不曾了解斯大林的提綱，說俄羅斯「由於軍事的落後、由於文化的落後，由於國家的落後、由於工業的落後、由於農業的落後」而挨了打，這個提綱指出了最近幾世紀俄國歷史之最重要的關鍵之一。特別是他們沒有指出：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正是由於工業落後，俄國士兵得不到彈藥；由於農業落後，俄國工人沒有夠包吃；由於社會制度落後，軍隊由惡劣的軍官——地主的子弟——所領導。著者沒有提出，在地主和資本家當權時代，俄羅斯之所以落後底顯明的、確切的、使兒童們容易理解的陳述，或者在這方面只以一般的語句爲限，這樣便使得學生們難以了解蘇維埃政權在把俄國從貧困薄弱的國家轉爲富足強大的國家之事業上的偉大作用。

四、俄國沙皇制度以及俄國資本主義，對於西歐資本之依賴作用，是沒有在具體的歷史事實上說

明的。未曾指出，俄羅斯對於西歐資本之依賴，乃是國家經濟和政治之落後的直接結果。著者沒有指出俄羅斯對於西歐資本的依賴之顯明的陳述，這便使得兒童們難以了解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把俄羅斯從其半殖民地狀況之下解放出來」（斯大林、日丹諾夫、基洛夫語）的意義。

五、著者在陳述革命前的政權或在階級敵人為着與蘇維埃政權作鬥爭而組織的那些「政府」時，常常只說到資本家，可是應該說的，却是地主和資本家。大家都知道，在革命前的最後幾十年間，俄羅斯國家機構之發展，是按照俄羅斯帝制轉變為資產階級帝制（但是這個過程，直到革命前還沒有完成）的方向走的——地主和資本家瓜分政權（然而這並不等於把政權完全讓給資本家）。在應該說「資本家和地主」的時候，著者只說「資本家」，這樣就忘記提到這樣的事：例如，德國的佔領者在烏克蘭的第一件事便是強使農民把土地歸還地主，而其他的佔領者也是這樣做的。結果，可能造成對於歷史遠景底歪曲並模糊工人階級把農民從地主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那種作用。

六、教科書的著者，不會以精確的數目字說明地主和農民的土地佔有之對比。這樣，便模糊了工人階級在把地主土地轉交給農民的事業上之作用。事實上，沒有一部教科書會引用列寧的關於革命前的土地佔有之數目字：

「一千萬農戶佔有七千三百萬俄畝土地，二萬八千尊貴的和卑微的地主，却佔有六千二百萬俄畝。在這個情況的基礎上展開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列寧全集」，第十一卷，第三三七頁）

著者照例也未指出那個事實：就是由於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蘇聯農民得到了一萬萬五千萬俄畝以上過去地主的、公共的、寺院的土地。